

中國基督徒的複雜心態

——論許地山的《玉官》

● 楊劍龍

在許地山的一些散文和小說中，都或含蓄地闡釋基督教寬恕博愛犧牲等思想，或生動地敘寫基督徒坎坷執著的人生，其中《玉官》在天路與人路、敬神與祭祖、《聖經》與《易經》、傳奇與行傳等衝突與融合中，寫出了中國基督徒的複雜心態。

作為基督徒的許地山，他嚴格遵守教會的一切儀式規則；作為比較宗教學家的許地山，他倡導諸宗教的溝通；作為現代作家的許地山，他的創作中常常呈現出濃郁的宗教色彩。許地山的散文集《空山靈雨》、小說《綴網勞蛛》、《商人婦》、《玉官》等作品中，都或含蓄地闡釋基督教寬恕博愛犧牲等思想，或生動地敘寫基督徒坎坷執著的人生，其中《玉官》通過對皈依基督的「聖經女人」玉官坎坷人生的描寫，展現出在文化衝突與融合中一位基督徒的複雜心態，使作品成為不可多得的宗教小說佳作，以致於有學者認為許地山如果沒有創作《玉官》，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地位會大打折扣^①。小說在天路與人路、敬神與祭祖、《聖經》與《易經》、傳奇與行傳等衝突與融合中，寫出了中國基督徒的複雜心態。

一 天路與人路

她仍然要求「現實」：生前有親朋奉承，死後能萬古流芳，那才不枉做

人。她雖走着天路，卻常在找着達到這目的的人路。因為她不敢確斷她是在正當的路程上走着。

——許地山：《玉官》，第四節

《玉官》敘寫了主人公玉官皈依基督後到各處傳教的經歷，作家集中描述玉官走在天路與人路之間的迷惘心態，突出了受到儒家文化深刻濡染的玉官，在皈依基督後疑慮、彷徨、矛盾的心理。加拿大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在談到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時指出：「我認為一個中國人在生活環境、生活方式、期望、語言、教養和國民性等方面如果沒有汲取相當一部分儒家傳統簡直不可思議。」^②因此，孔漢思提出了中國基督徒的「雙重教籍」之說。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濡染的玉官，其思維方式、行為舉止無一不受到儒家文化的規範制約。當水兵的丈夫在甲午海戰中陣亡後，二十一歲的玉官沒有再醮，她守寡帶着不滿兩歲的孩子，她想：「帶油瓶諸多不便，倒不如依老習慣撫孤成人，將來若是孩子得到一官半職，給她請個封誥，表個貞潔，也就不枉活

了一生。」夫死從兒守節封誥，成為寡婦玉官在儒家文化濡染下的人生理想，她唯一的努力是想將孩子送進學校，然而她的現實境況卻沒有條件做到。以致於居心叵測的丈夫的叔伯弟弟糞掃說：「沒錢讀書，怎能有機會得到功名？縱使有學費，也未必能夠入學中舉。縱然入學中舉，他不一定能得着一官半職，也不一定能夠享到他的福。」糞掃企圖逼迫玉官賣屋改嫁，從中獲取利益。玉官對於糞掃先採取了關門閉戶的「螺介政策」，但是由於親屬的關係她又不能將糞掃完全拒之門外，「《周禮》她雖然沒考究過，但從姑婆、舅公一輩的人物的家教傳下來『男女授受不親』、『叔嫂不通問』一類的法寶，有時也可以祭起來。不過這些法寶是不很靈的，因為她所處的不是士大夫的環境」。玉官自覺地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約束自己。

為了躲避糞掃的騷擾，玉官採取了「飛鳥式生活」，每天攜糧食和小兒躲避到鄰居基督徒杏官家中，她被杏官推薦給教堂的洋姑娘幫傭，玉官努力籌集兒子建德的學費。女主人是傳教士，她常常向玉官說教。「主人一意勸她進教，把小腳放開，允許她若是願意的話，可以造就她，使她成為一個『聖經女人』，每月薪金可以得到二兩一錢六分，孩子在教堂裏唸書，一概免繳學費。」為了達到所企望的兒子將來獲得一官半職、給她請個封誥表個貞潔的嚮往，玉官聽從了主人的勸說，她雖不以放腳為然，卻也學習《聖經》課程、習唱聖詩。「姑娘每對她說天路是光明、聖潔、誠實，人路是黑暗、罪污、虛偽，但她究竟看不出大路在那裏。她雖然找不到天使，卻深信有魔鬼，好像她在睡夢中遇見過似的。她也不很信人路就如洋



姑娘說的那般可怕可憎。」經過一年的修業，玉官進了教，兒子進了教堂的學塾，其實她是為了她的「人路」而走上「天路」的，她內心深處始終想着人路，想着兒子的出息、她的封誥。有學者在談到儒家文化時認為^⑩：

因此，依儒家，人要盡心、知性、安身、立命，要與天道合一，其方法不是在否定現實生命與現實世界，也不是要否定現實生命中的人際關係。相反，儒家是要通過現實生命來顯現本心本性，來呈現天道。換句話說，天國不是在遙遠的另一個國度，在我們現實的日常生活之外，而是就在最庸常的人倫生活中呈現。

在小說中，玉官始終執著於現實生命，執著於最庸常的人倫生活，現實世界的人路與彼岸世界的天路就構成其人生追求難以解開的矛盾。

玉官雖然每天到城鄉各處去傳教，但對於兒子的前程，她仍然渴望

玉官雖然每天到城鄉各處去傳教，但對於兒子的前程，仍然渴望他走人路，而非天路。她希望兒子「將來能得一官半職，縱然不能為她建一座很大的牌坊，小小的旌節方匾也足夠滿足她的意」。成為了基督徒的玉官，內心深處仍然嚮往着儒家文化所規範的人生境界。圖為中國基督聖教書會發行的宣教明信片。

香港中文大學已故哲學教授陳特指出：「儒家是順人自然之情，使人的感情本性由自己親人開始，逐漸擴大……基督教則看透人的本性的敗壞與不可靠，……因而要完全放下自己的一切，轉而仰望上帝，從而獲得新生的無窮的力量。」

他走人路，而非天路。杏官希望女婿學醫將來開藥房。玉官「仍是望兒子將來能得一官半職，縱然不能為她建一座很大的牌坊，小小的旌節方匾也足夠滿足她的意」。雖然玉官成了基督徒，成了「聖經女人」，但是內心深處仍然嚮往着儒家文化所規範的人生境界，兒子出人頭地仍然是她的執著渴望，她所注重的仍然是最庸常的人倫生活。「在建德正會做文章的時候，科舉已經停了。玉官對於這事未免有點失望，然而她還沒拋棄了她原來的理想。希望建德得着一官半職，仍是她生活中最強的原動力。從許多方面，她聽見學堂畢業生也可以得到舉人進士的功名，最容易是到外洋遊學。」她想請牧師將兒子送出洋，但牧師的條件是讓建德學習神學回來當教士，這並非她理想中兒子的前程。兒子與雅言結婚後，玉官與媳婦矛盾漸深，她想與看管教會房子的陳廉一起過日子，「她已決定辭掉女傳道的職業，跟着陳廉在村裏住。她想陳廉一定會答應的，因此寫了一封沒具理由的辭職書遞給傳道公會。」準備離開「天路」走「人路」的玉官，總是處在十分矛盾的心理中。當她懷疑陳廉是杏官逃亡的丈夫後，當媳婦雅言難產去世後，她接受了教會的慰留，在神學院畢業了的建德又被送往美國深造。

在玉官繼續傳教的過程中，她仍然想着離開天路回到人路：「其實她對於她自己的信仰，如說搖動是太重的話，最少可以說是弄不清楚。她也不大想做傳道，一心只等建德回來。若能給她一個恬靜安適的生活，心裏就非常滿足了。」兒子是她的希望，是她的未來，她並不在意於畢生走天

路傳道，而渴望過恬靜安適的人倫生活。留學歸來的兒子在女友安妮的影響與幫助下，還清了歷年所用教會的費用，在衙門裏當上了官，「她要建德向政府請求一個好像『懷清望峻』一類的匾額，用來旌表寡婦的」。寡婦守節得到表彰成為玉官內心難以擺脫的情結，儒家文化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對玉官的影響是根深柢固的。兒子認為旌表節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兒子婚後媳婦決定同玉官分居，這使玉官反省她的人生：「她覺得從前的守節是為虛榮，從前的傳教是近於虛偽，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種種的自然結果。她要回鄉去真正做她的傳教生活。不過她先要懺悔。她至少要為人做一件好事。」在人路走得不暢通之時，玉官似乎又走上了天路。教會派她擔任教會小學的校長，她將全部精力與財力都放在發展學校的事業上。鄉民自發地在她生日那天為她祝壽，教會為她籌辦了一個服務四十年紀念會，並在溪上建造了「玉澤橋」。從某種角度觀之，這座「玉澤橋」是變相的匾額，完成了玉官守寡多年的嚮往。玉官將學校交給杏官管理，她隻身去南洋尋找陳廉，她又離開了天路，走上了人路。

陳特教授在談到基督教與儒家不同的行事方式時指出^④：

……但基督教與儒家的進路顯然不同，儒家是順人自然之情，使人的感情本性由自己親人開始，逐漸擴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無極。基督教則看透人的本性的敗壞與不可靠，看到人的力量的渺小有限，而且人愈依賴自己，就愈驕矜，就愈使自己的生命封閉而不開放，不能與

人感通，因而要完全放下自己的一切，轉而仰望上帝，從而獲得新生的無窮的力量。

儒家的順人情重親情與基督教的否定人性崇拜神性，構成不同的觀念與行事方式，形成天國與人間的緊張關係，在玉官身上是天路與人路的矛盾衝突。玉官是一個在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中長成的女子，她的內心深處積澱着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這成為規範她處事行為的準則，她將守節撫孤獲得封誥作為其人生理想，她進入教會主要是為了培育兒子成才達到其人生理想的目的，因此在其內心深處始終存在着天路與人路的矛盾，她對於基督教信條總是存在着懷疑之心，對於傳統倫理道德則始終是持服膺之情，在玉官身上可以看到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矛盾與衝突，在「聖經女人」玉官的身上這也是一種企圖調和卻難以絕對調和的矛盾。

二 敬神與祭祖

她雖然改了教，祖先崇拜是沒曾改過。她常自己想着如果死後有靈魂的存在，子孫更當敬奉他們。

——許地山：《玉官》，第二節

基督教文化崇拜上帝，反對祭祀祖先，這對於中國基督徒來說成為一種十分突出的矛盾。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就反覆強調反對祭祀祖先。「據彼云，國中父母死，不設祭祀，不立宗廟。惟認天主為我等之公父，薄所生之父母，而兄弟輩視之，不然則犯天主教誡。將斬先王之血食，廢

九廟之大饗，以詔民風之耶？」^⑥這種以西方國家基督徒不祭祀祖先的狀況告誡中國教徒，往往不能為中國教徒所接受。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歷史上曾經發生反對與贊同中國基督徒祭祖的「禮儀之爭」，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竟然禁止中國教友使用中國禮節，禁止祭祖尊孔，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懲罰。敬神與祭祖始終成為中國基督徒內心難以擺脫的矛盾。儒家文化將崇拜祖宗視為孝的表現，這成為儒家倫理的主要內容之一。「基督教的論點是認為倫理源出於上帝。中國人的論點則認為只能通過完成對其先祖的義務而開始達到知天命。」^⑦這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構成基督教的敬神與儒家的祭祖難以調和的矛盾。

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史上曾發生反對與贊同中國基督徒祭祖的「禮儀之爭」，1704年教皇禁止中國教友祭祖尊孔。基督教認為倫理源出於上帝。儒家文化將崇拜祖宗視為孝的表現。這就構成基督教敬神與儒家祭祖難以調和的矛盾。圖為漢中一座中式教堂。



中國基督徒在敬神與祭祖的矛盾中往往構成表裏不一的狀況，外表敬上帝、內裏敬神主，從而形成信仰上的雙重身份。玉官在生病發燒時，所想到的是祖先作祟，「因為她常離家，神主沒有敬拜的緣故」。

小說中，玉官在入教前在洋姑娘家幫傭，「每月初一、十五，她破曉以前回家打掃一遍，在神位和祖先神主前插一炷香，有時還默禱片時」。入了教後，玉官始終處於敬神與祭祖的矛盾中。「對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來說，新的信仰往往意味着信徒要與祭祖的傳統決裂，因為在基督徒眼中，祭祖是『偶像崇拜』，是基督教信仰所禁止的。」^⑦玉官為了實現其守節撫孤獲得封誥的理想，皈依基督擔當了「聖經女人」的職務。小說描寫信教後玉官的變化：

住宅的門口換上信教的對聯：「愛人如己，在地若天。」門楣上貼上「崇拜真神」四個字。廳上神龕不曉得被挪到哪裏，但準知道她把神主束縛起來，放在一個紅口袋裏，懸在一間臥房裏的半閣的樑下。那房門是常關着，像很神聖的樣子。她不能破祖先的神主，因為她想那是大逆不道，並且於兒子的前程大有關係。

皈依了基督的玉官表面上撤去了祖先的神主，內心卻仍然遵循着祖先崇拜的傳統，並將祭祖與兒子的前程、與她自己理想的實現聯繫在一起。因此，玉官雖然到各處傳教，但她對基督教的理解仍然十分模糊朦朧，對於許多教理她也說不明白。「她想，反正傳教是勸人為善，把人引到正心修身的道上，那管他信的是童貞女生子或石頭縫裏爆出來的妖精。她以為神奇的事迹也許有，不過與為善修行沒甚關係。這些只在她心裏存着。至於外表上，為要名副其實，做個遵從聖教的傳道者，不能不反對那崇拜偶像、敬神主、信輪迴等等舊宗教，說那些都是迷信。」孔漢

思引述中國基督徒羅光的話來說明中國基督徒的「雙重教籍」現象^⑧：

真正的中國人必須深深地敬重精神問題，他必須敬天法祖，他必須遵循儒家的道德準則，他必須修養仁慈、公正、節制、忠誠、謹慎五種美德，為齊家他必須孝順。真正的基督徒必須愛上帝勝過愛一切，愛他人如同愛自己。他必須奉守十誡，他必須以永生為人生的最終目的。

中國基督徒在敬神與祭祖的矛盾中往往構成表裏不一的狀況，外表敬上帝、內裏敬神主，從而形成信仰上的雙重身份。玉官在生病發燒時，所想到的是祖先作祟，「因為她常離家，神主沒有敬拜的緣故」。小說描寫玉官敬拜神主時的情景：

她在牀上想來想去，心裏總是不安，不由得起來，在夜靜的時候，從樑上取下紅口袋，把神主抱出來，放在案上。自己重新換了一套衣服，洗淨了手，拈着香向祖先默禱一會。她雖然改了教，祖先崇拜是沒曾改過。她常自己想着如果死後有靈魂的存在，子孫更當敬奉他們。在地獄裏的靈魂也許不能自由，在天堂裏的應有與子孫交通的權利。靈魂睡在墳墓裏等着最後的審判，不是她所佩服的信條。並且她還有她自己的看法，以為世界末日未到，善惡的審判未舉行，誰該上天，誰該入地，當然不知，那麼，世間充滿了鬼靈是無疑的。她沒曾把她這意思說過出來，因為《聖經》沒這樣說，牧師也沒這樣教她。她又想，凡是鬼靈都會作威作福，尤其是惡鬼的假威福更可怕，所以祛除邪惡鬼靈的咒語圖書，應當隨身攜着。家裏的祖

先雖不見得是惡鬼，為要安慰他們，也非時常敬拜不可。

玉官祭祀祖先時換衣洗手的莊重肅穆，顯示出其內心深處對於儒家傳統文化的服膺與遵循。她並不信服基督教最後審判的信條，而執著地認為祖先必須時常崇拜。法國神學家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在談到中國人和基督教時說^⑨：

中國人和基督徒的倫理之間具有根本性的差別。……天主自我確定了十誡，只有由他自己創造或與他有關的善。其第一項義務就是不要愛父母，而是愛上帝。相反，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人類只有通過遵守禮儀方可發展其自身中的善之本性。

愛父母與愛上帝在基督教的信條中構成一種對立，敬神與祭祖也就構成中國基督徒的信仰衝突。皈依了基督的玉官仍然未放棄祖先崇拜，她將祭祖視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不過她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方式罷了。當她接到兒子建德生病的信，夢境中出現了已逝去的公公、婆婆衣衫襤褸，她「便斷定是許多年沒到公姑墳上去祭掃，也許兒子的病與這事有關」，但是「祭奠是吃教人所不許的」，玉官只能請陳廉悄悄準備祭品，她在半夜時分到墓前祭祀公公、婆婆。當兒子結婚時，到教堂舉行了婚禮後，玉官想着回到家中兒子媳婦應該向她磕頭，但是，他們只向她彎了彎腰，杏官說教會的信條是除了神以外不能向任何人拜跪的。玉官心想：

想不到教會對於拜跪看得那麼嚴重，祖先不能拜已經是不妥，現在連父母

也不能受子女最大的敬禮了！她以為兒子完婚不拜祖先總是不對的。第四天一早趁着建德和雅言出門拜客的時候，她把神主請下來，叩拜了一陣，心裏才覺稍微安適一點。

在玉官心中，基督教的敬神與儒家的祭祖始終構成難以調和的矛盾衝突，她在表面上敬神，骨子裏卻祭祖，就連兒子因為入了革命黨被捕入獄，玉官向天號哭時，「一面向上帝祈禱，一面向祖宗許願」。當玉官在躲避兵匪的時候，她鑽進了瓜田邊的守棚，心裏非常害怕的她「閉着眼睛求上帝，睜着眼睛求祖宗」，敬神與祭祖在玉官的人生中似乎已融為一體了。當玉官經歷了被匪兵抓去的驚嚇，經歷了被遊刑的折磨，回到家中，在一片狼籍的家中，她最關心的是神主，她「只是急忙地走進廳中，仰望見樑上，那些神主還在懸着，一口氣才喘出來」，神主在玉官的生命與生活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當兒子建德到南京做官將她接去時，玉官所攜帶的除了衣箱，就是「久懸在樑上的神主」。當兒子建德與安妮的婚禮安排的日子正是丈夫的忌日時，玉官雖然沒有辦法改變，但是她仍然一人秘密地舉行祭祀，「玉官在家只請出她丈夫的神主來，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面向上帝祈禱，一面向祖宗許願」，就成為中國基督徒玉官的人生方式。

秦家懿在談到中國宗教時認為^⑩：

祭祖可以追溯至中國文化的萌芽期，起初祭祖是貴族專有的權力，後來雖被納入了儒家正統禮教之中，卻仍保留了它本身的家族色彩。祭祖代表了活人和已故的親人的聯繫。它本身具

玉官表面上敬神，骨子裏卻祭祖，就連兒子因為入了革命黨被捕入獄，玉官向天號哭時，「一面向上帝祈禱，一面向祖宗許願」。神主在玉官的生命與生活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當兒子建德到南京做官將她接去時，玉官所攜帶的除了衣箱，就是「久懸在樑上的神主」。

有宗教因素，因此它在儒家傳統中立足亦表明了儒家傳統中的宗教特徵。

祭祖已經構成了儒家正統禮教的組成部分，成為中國人文化傳統中的集體無意識，玉官皈依基督教後表面的敬神與內裏的祭祖，就體現出中國基督教徒的複雜心態。

三 《聖經》與《易經》

玉官也笑着回答說那還是幾十年隨身帶着的老骨董：一本白話《聖經》，一本《天路歷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經》。

——許地山：《玉官》，第九節

由於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響，玉官在文化倫理上始終具有雙重身份，既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上帝觀，又保持着儒家文化的倫理道德規範，最為明顯的是她隨身攜帶的《聖經》與《易經》。《聖經》是基督教經典，是基督教思想的集大成之著；《易經》為儒家的經典，以卦和爻占卜吉凶。謝和耐說^①：

對於基督徒來說，除了對天主、聖母及其聖徒的崇拜之外，任何其他宗教崇拜都是邪惡的。其教義要求摧毀所有泛神論的證據。因此，任何嚮往受洗禮的人都必須首先摒棄其家宅中的可以使人聯想到迷信的東西：老釋經書、占卜著作、神祇的供像和畫像。

因此，對於基督徒來說《易經》絕對是應該予以摒棄的，但玉官卻將《聖經》、《易經》這兩部書都作為其護身符。

小說中的玉官最初接觸《聖經》是在鄰居杏官家中，她為躲避糞掃的糾纏來到杏官家，見到基督徒杏官桌上放着的金邊黑羊皮《新舊約全書》。玉官最初對於杏官的信仰是抱懷疑態度，對於《聖經》中的說法也並不相信：

她免不了問杏官所信的都是甚麼。她心裏總不明白杏官告訴她凡人都有罪，都當懺悔和重生的道理；自認為罪人，可笑；無代價地要一個非親非故來替死，可笑；人和萬物都是上帝的手捏出來的，也可笑；處女單獨懷孕，誰見過？更可笑。她笑是心裏笑，可不敢露在臉上，因為她不能與杏官辯論，也想不出甚麼理由來說她不對。杏官不在的時候，她偷偷地掀開那本經書看看，可惜都是洋話，怎麼能唸洋書？

最初接觸《聖經》的玉官充滿着好奇與懷疑的心態。她進了教後，「每天到城鄉各處去派送福音書、聖迹圖，有時對着太太姑娘們講道理。她受過相當的訓練，口才非常好，誰也說她不贏。雖然她不一定完全信她自己的話，但為辯論和傳教的原故，她也能說得面面俱圓」。「她那本羅馬字的白話《聖經》不能啟發她多少神學的知識。有時甚至令她覺得那班有學問的洋教士們口裏雖如此說，心裏不一定如此信。」玉官雖然成為了基督徒，並四處傳教，但對《聖經》中的教義卻不以為然。

當玉官在教會購買的破舊大房子裏過夜時，她從看守房子的陳廉處得知這是一所凶宅，她懼怕鬼作祟而難以入眠，因此「取出《聖經》放在牀上，

謝和耐指出：「對於基督徒來說，除了對天主、聖母及其聖徒的崇拜之外，任何其他宗教崇拜都是邪惡的。……因此，任何嚮往受洗禮的人都必須首先摒棄其家宅中的可以使人聯想到迷信的東西：老釋經書、占卜著作、神祇的供像和畫像。」玉官卻同時將《聖經》、《易經》作為其護身符，顯示她既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上帝觀，又保持着儒家文化的倫理道德規範。

口裏不歇地念乃西信經和主禱文」，雖然她是抱着《聖經》睡着的，但是「一夜之間，她覺得被鬼壓得幾乎喘不了氣。好容易等到雞啼，東方漸白，她坐起來，抱着聖書出神。她想中國鬼大概不怕洋聖經和洋禱文，不然，昨夜又何故不得一時安寧？」當她看見陳廉枕邊放着《易經》，「她恍然大悟中國鬼所怕的，到底是中國的聖書」，「此後每出門，她的書包裏總夾着一本《易經》。她有時也翻翻看，可是怪得很，字雖認得好些個，意義卻完全不懂！她以為這就是經典有神秘威力的所在。」玉官將《易經》當作辟邪驅鬼的中國聖書，雖然她並不能讀懂此書。在躲避戰亂過程中，玉官躲進一家信教農夫的稻草房裏，附近的糞堆和茅廁的氣味難以忍受，還有老鼠穿出竄進。「她心裏斷定，凡老鼠自由來往的屋裏必定是有鬼的。不過她已得到陳廉防鬼的妙術。把《聖經》和《易經》放在身邊，放心躺在稻草上。」玉官的防鬼之術十分奇特，《聖經》和《易經》就成為她辟邪驅鬼的良方。當她與一些女子被匪兵抓獲時，玉官先是給大家唸《聖經》，後又以《聖經》的經文勸阻企圖欺凌這些女子的匪兵：「人都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愛，不得無禮」，「凡動蠻力必死於蠻力之下」，「淫人妻女自己妻女也淫於人」等，最終使這些女子免遭到蹂躪。「玉官想危險期已經過去。於是叫同伴的婦女們隨便休息。她心想昨夜就像遇見鬼，平時她想着《易經》的功效可以治死鬼，如今她卻想着《新舊約聖書》倒可以治活鬼。」《聖經》和《易經》已經成為玉官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治活鬼與死鬼的法寶，她似乎將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融會在一起了。

孔漢思在談到教徒的雙重身份時說^②：

一個基督教徒——無論是亞洲人或是歐洲人和北美人——也完全可以做佛教徒、儒者、道者或者任何其他教徒，這是因為他／她把哪個宗教也不當真。他／她既不真正追隨耶穌基督也不遵循佛陀的八相成道。反之，他／她按個人喜好從這兩個宗教裏各取所需，不去理睬困難麻煩的部分——從這兒挑出耶穌的一條誠教，從那兒拈來佛陀的一條教導，他／她給自己摻了一杯宗教雞尾酒；這杯雞尾酒往往外表上「神乎其神」，正是為那些厭棄自己的宗教（這不難理解）要獵奇的歐洲人和北美人調製的。

玉官正是按其個人的喜好，將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調和成了一杯特殊的雞尾酒，她自斟自飲，來應對複雜的環境，來慰藉自己的靈魂。

《聖經》和《易經》成為玉官辟邪驅鬼的良方。當她與一些女子被匪兵抓獲時，玉官先是給大家唸《聖經》，後又以《聖經》的經文勸阻匪兵，最終使這些女子免遭到蹂躪。《聖經》和《易經》已經成為玉官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治活鬼與死鬼的法寶。

四 傳奇與行傳

生於僧侶的國度(?)，育於神學宗
教學熏染中，始終用東方的頭腦，
接受一切用詩本質為基礎的各種思
想學問……

——沈從文：〈論落花生〉

許地山深受東西方文化的濡染，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文學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人生中也有着深深的痕迹。楊義在論及許地山時指出：「許地山扛着浪漫傳奇的藝術旗幟，行進在人生派的行列之中。」「這種傳奇作品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但它並非宣傳宗教教

許地山的《玉官》也並不努力推崇基督教教義，而是「着實地把人性在受窘壓底狀態底下怎樣掙扎底情形寫出來，為底是教讀者能把更堅定的性格培養出來」。作為比較宗教學家的他能夠高屋建瓴地看待宗教問題。他通過小說《玉官》折射宗教對於中國教徒影響的兩面性，寫出文化衝突與融合中基督徒的複雜心態。

義；它帶有玄想的意味，卻又固執於探討人生的意義。」^⑥在東方文化的積澱中，在神學宗教學的影響下，許地山的小說創作在傳奇色彩中洋溢着宗教意味。在小說《玉官》中，我們可以見到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傳奇色彩與基督教文化中《使徒行傳》的印痕。

源於唐代的傳奇小說標誌着中國古代短篇小說趨於成熟。魯迅談到唐傳奇時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⑦宋代批評家洪邁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有意為小說。小小情事，淒婉欲絕，詢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律詩可稱一代之奇。」^⑧唐傳奇中出現了諸多佳作，如《柳毅傳》、《李娃傳》、《霍小玉傳》、《鶯鶯傳》等。「唐傳奇則比較全面地採用了史傳文學的手法，把一個人前後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經歷都描繪下來，形象地揭露社會矛盾，表現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徵。……而傳奇中大量出現的驚奇情節、大膽想像，以及生活細節的細緻刻劃，對後世戲曲小說創作都具有很大的借鑑意義。」^⑨在《聖經》中，常常以傳奇筆調敘寫基督教徒多苦多難的人生，往往在人物種種不幸和苦難中突出敘寫聖徒經受磨煉和考驗，表現其對於上帝的忠誠與信仰，這在《士師記》、《約伯記》、《約拿書》等中都可以得見。《聖經》中的《使徒行傳》集中敘寫了基督使徒的生平事迹，尤其突出對於彼得、司提反、保羅等使徒傳道中的坎坷與磨難。許地山在中國古典傳奇與《使徒行傳》的影響下，努力寫出了主人公玉官具有

傳奇色彩的人生與傳道經歷，使該小說將傳奇色彩與宗教意味融合在一起。

《玉官》雖然也勾勒了杏官、龔掃、陳廉、建德、雅言、安妮等人物形象，但是小說主要以女主人公玉官的人生遭際為敘事內容，在人物坎坷複雜的經歷中表現出人物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徵。

如同唐代傳奇，許地山將主人公玉官的命運作為小說敘寫的主要內容，通過對玉官不幸而坎坷的命運的描寫，突出玉官在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濡染下守節撫孤的理想追求，與在基督教文化影響下信仰上帝不求報酬宗教境界的信守，在對於玉官多災多難的人生敘寫中，突出了文化衝突與融合中主人公的複雜心態，小說中人物之間的巧合關係也使作品洋溢着傳奇色彩，諸如玉官想結婚的對象陳廉疑為杏官出逃的丈夫，龔掃偷走的雅言竟是建德後來的妻子安妮。如同《聖經》的《使徒行傳》，許地山將主人公玉官的傳教生涯作為小說敘述的核心內容，通過對玉官在傳道過程中的磨難坎坷，展現玉官在基督教文化影響下心理心態的變化，突出在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衝突與融合中玉官的掙扎與矛盾。茅盾在《落花生論》中評論許地山時指出^⑩：

《商人婦》裏的惜官和《綴網勞蛛》裏的尚潔都不是普通的教徒，他們都不是「喫」教的，他們都不過在教義裏拈取一片來幫助他們造成自己的人生哲學罷了。

許地山的《玉官》也並不努力推崇基督教教義，而是客觀生動地寫出中國

基督徒在皈依基督教前後的複雜心態，努力「著實地把人性在受窘壓底狀態底下怎樣掙扎底情形寫出來，為底是教讀者能把更堅定的性格培養出來」^⑧。

德國批評家庫舍爾 (Karl-Josef Kuschel) 在論述作家與宗教時指出^⑨：

對於所有的作家而言，在批判建制化宗教時，都有同樣的矛盾心理。這種矛盾心理按照其同宗教的親疏關係，又各不相同。某些作家對基督教的批評與對它的種種期望連在一起；在有些作家那裏，既與教會保持距離，又感到教會持久的魅力。即使那些同教會和基督教關係更親近的作家，也通過個人的經歷折射出上述宗教現象的兩面性。

許地山與宗教的關係也與庫舍爾所言類似，作為比較宗教學家的他能夠高屋建瓴地看待宗教問題，可以說他也既與教會保持距離，又感到教會持久的魅力，作為基督徒的他雖然同教會和基督教關係十分親近，但他也通過小說《玉官》折射宗教對於中國教徒影響的兩面性，通過玉官這個中國基督徒形象的刻畫，寫出文化衝突與融合中基督徒的複雜心態。

註釋

① 劉紹銘：〈經典之作——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引言〉，載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頁28。

②③④ 孔漢思：〈雙重「教籍」——向西方傳統挑戰〉，載秦家懿、孔漢思著，吳華譯：《中國宗教與基督教》

（北京：三聯書店，1990），頁249；251；254。

⑤④ 陳特：〈天國與人間的緊張關係：比較基督教與儒家的處理方法〉，載賴品超、李景雄編：《儒耶對話新里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1），頁292；298。

⑤ 張廣涪：〈辟邪摘要略議〉，《破邪集·卷五》，頁29，載《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

⑥⑦⑩ 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著，耿昇譯：《中國和基督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84、235、261。

⑦⑩ 秦家懿：〈中國宗教的介紹〉，載《中國宗教與基督教》，頁75、74。

⑬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375。

⑭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107。

⑮ 洪邁：〈唐人說薈〉，轉引自《中國大百科全書（光碟）·中國文學卷·唐代傳奇詞條》（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⑯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207。

⑰ 茅盾：〈落花生論〉，載《茅盾論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頁139。

⑱ 許地山：〈硬漢·序〉，轉引自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頁65。

⑲ 庫舍爾 (Karl-Josef Kuschel)：〈走向作家之路——論宗教與文學的相互挑戰〉，載漢斯·昆 (Hans Kung)、伯爾 (Heinrich Boll) 等著，刁承俊譯：《神學與當代文藝思想》（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218。

楊劍龍 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教授。